美国媒体聚焦科技行业的“玻璃天花板”并得出结论：美国亚裔人口很难打破。若把原因认定为“种族”使然，未免太过简单。语言、文化、沟通、领导力等方面的欠缺，使硅谷华人的职业升迁之路并不平坦。

硅谷升职记

——华人头上的“天花板”是玻璃的么？

本报记者 **杨子岩**

报告中的“天花板”

美国的亚裔人口经常被认为是美国科技行业“成功的少数人”，但这种成功是有限度的。

据《洛杉矶时报》报道，美国的一个非盈利机构在分析谷歌、雅虎和脸书等科技公司的就业统计数据后，发布了题为《硅谷的亚裔领袖》的报告，称白人男性在升迁方面比亚裔男性拥有150%的优势。同样，白人女性也比亚裔女性拥有150%的优势。

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字，在谷歌、雅虎和脸书等科技公司，亚裔在员工中基本占到1／3的比例，但是当高管的亚裔却少之又少。

这是在重提“玻璃天花板”问题。“玻璃天花板”现象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，主要指欧美主流社会中，外来移民尤其是亚洲人只能担任低层职务，或者做到相对高位后便再难晋升，无法进入核心决策层。

这种情况华裔中间有没有？

当然有。作为亚裔中的大多数，虽然近几年来华人在美国的数量不断增加，在当地的社会地位也有所提升，然而这块“天花板”却似乎仍然悬在华人的头顶，使他们在职场想要飞却飞不了太高。

美国雅虎公司2014年6月公布的数据显示，虽然公司39%的员工为亚裔，但亚裔在管理层中仅占17%，其中华人的比例更是少之又少。

在硅谷工作的许志忻周边就有一个做销售的华裔同事，“把亚洲的业绩从200万美元提升至2000万美元，但还是没能升迁。”

“种族”并非唯一原因

那篇报告将差异归结为“种族”原因。在众多的研究报告中，“种族”都是能引发轰动效应的字眼儿。

2005年，美国研究者就用一系列的统计数据表明，亚裔科学家在美国研究机构里大多只是在试验室里担任研究工作，却很少能进入机构的管理层。

从某种程度上，“玻璃天花板”现象确实存在。但若把问题简单归结为“种族”，就会忽视了一些其他因素。

“在硅谷，华人工程师比印度工程师多很多，但从比例上看，印度人比华人做的职位高。”董旭东观察。若说亚裔有职业瓶颈，为什么印度人处理得游刃有余？

“有很多是我们自身的问题。”许志忻说，硅谷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华人是学数理化出身，“他们认为技术至上，对其他运营、销售等工作看不起。如果持这种态度，升职是不会有希望的。”

文化因素也不容忽视。美国人喜欢美式足球，“比如人家讲球赛，咱们不感兴趣。开会的时候，人家聊得很投机，你却插不上话，尽管你能听懂每个字。”华人李怀玺对记者分析。

“生活习惯不一样，喜好不一样，能够谈的确实是不一样。美国职场上有很多禁忌，不谈宗教、政治，不带中餐到单位，而是和同事一起吃饭交流。我觉得亚裔做得不是很好。”许志忻说。

“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跟管理层之间的沟通交流问题。”李怀玺说，“中国人比较含蓄，美国人对此不理解，你不表达出来，他就不认为你有想法。”

当然，这其中也有对“美国梦”的理解问题。“许多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后，他们的美国梦就是一幢洋房，两台车子，有稳定的生活，这些实现之后就不求上进了。”董旭东说，这点与印度人很不同，“很多印度人做到一段时间后，就谋求往更高的职位前进，或者干脆自己创业。”

正反两看“玻璃天花板”

华人能不能突破“玻璃天花板”，达到人生事业的高峰？几位受访者并不乐观。

“语言、沟通能力和文化上的差异，我觉得第一代的移民突破不了。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在中国国内的成长环境。”许志忻说。

“第二、三代华裔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。”李怀玺说。

当然，第一代移民并非没有机会。许志忻认为，美国人喜欢领导能力，“如果你有领导能力并能展现出来，还会有很大的机会”。

当然，也有乐观看法。有华人认为，当今世界是个高速发展的世界，东西方经济发展在速度上处于博弈之中。自我创业也不失为一个突破“玻璃天花板”的策略。

目前，许多在硅谷创业的亚裔科学家，都是因为“玻璃天花板”阻挡，刺激他们向外发展，创出了辉煌的事业。华人的“玻璃天花板”问题，由硅谷而改变。

5月9日晚，第29届艾利斯岛杰出移民奖在纽约市港口举行颁奖典礼。在今年101位的各族裔杰出移民中，共有3位杰出华人移民获奖，他们是纽约的美中文化协会主席杨雪兰、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演唱家田浩江及加州医师陈运仁。

许雅钧摄

两代华裔的二战记忆

何思琦

图为华裔作家廖兆暄。

来源：**美国《侨报》**

70年前，二战战场风云变幻，炮声隆隆。70年过去了，无论是耄耋老人还是青葱少年，心怀祖国的几代华裔都在用自己的方式，纪念与缅怀着这段难忘的历史——

据美国《侨报》近日报道，耗时3年，华裔作家廖兆暄近日完成了《情洒太平洋》一书。重走、采访、再现，年过八旬的廖老携纸笔、万里行，一切都只为讲述这段动人的故事——1942年4月18日，16架B-25轰炸机在执行东京轰炸任务的返程中，由于天气等不可抗因素，纷纷迫降于浙江、江西等地。庆幸的是，64名机组成员在中国军民的帮助下成功获救。故事虽然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，但廖老却用自己的方式让这段跨越太平洋的感情在70年后继续发酵。用笔触表达人性，用文字还原历史，老人用故事憧憬着和平。

除了像廖兆暄这样的记录者，也有像二战华裔老兵刘宝檀这样的亲历者，他用不同的方式诉说着这段难忘历史：参与珍珠港事件护岛任务，担任诺曼底登陆作战训练指挥官……在美国陆军服役5年间，刘老先后参与了太平洋及欧洲战事。两次负伤，多次幸存，老人用不平凡的经历刻画着二战中华裔军人的热血形象。作为3颗紫心勋章的获得者，老人在参加《国家记忆》图片展时，鼓励华裔们更多地学习中文，从而更好地了解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。

老一辈的回忆，少一辈的传承。华裔少年书画家李根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。前不久，他应邀于长岛纪念馆举办了一场“和平书画展”，以“世界和平”为主题的4幅隶书及行书作品展出于其中。5岁随母亲移民美国，李根从小便听母亲讲述国人曾经历的种种磨难。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和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，李根更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展览，把这段历史告诉更多的年轻人，用艺术呼唤和平，反对战争。

他们，是亲历者、书写者和传承者。他们，是血与泪交织的历史、不折不屈的精神的见证者、回首者与弘扬者。永存中国心，永怀爱国情，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下，海外华裔们铭记着过去，更憧憬着未来。

学习玄奘精神 做和平使者

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**学诚**

去年3月，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，指出“文明交流互鉴，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”，肯定了佛教传入中国对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作用，并称赞玄奘法师西行取经体现了“中国人学习域外文化的坚韧精神”。去年9月，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时热情邀请印度总理纳伦德拉·莫迪先生访华时到西安看一看玄奘法师译经的地方。不久前，莫迪总理开通微博，作为访华之旅的美好先声。他在微博中说：“在佛诞节，我向大家表示祝福。今天我们谨记佛陀的理想和使命，他传播了和谐及手足之情的理念并展望了一个和平世界。佛教是连接亚洲国家的结合力。它可以成为一种强劲的凝聚力，让本世纪成为亚洲世纪。期待5月14日至16日访问中国，加强我们两个文明古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友谊。期待访问历史悠久的西安，其与玄奘及他的印度之行取经有密切的联系。”

莫迪总理的微博发言，显示了佛教在中印两国友好关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，也显示了玄奘法师在印度人民心中的重要地位。玄奘法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佛教翻译家、西行印度的取经高僧、汉传佛教唯识宗的创立者。唐太宗称他是“法门之领袖”，唐高宗以他为“国宝”，鲁迅先生赞扬他是“中华民族的脊梁”。

玄奘法师为了探求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真义和精髓，孤身一人从长安出发，徒步万里，远赴印度取经求法。在印度，他随那烂陀寺著名的戒贤论师学习，刻苦钻研，尽得瑜伽行思想奥义。其后，他遍历南亚次大陆诸国，寻访明师，广泛学习大小乘佛教思想，寻礼佛教圣迹，取得了极高的佛学造诣。

玄奘法师回国后，立即投身佛经翻译事业，所译经典遍大小二乘、经律论三藏，共计1335卷，为我们留下一座精深广博的佛教经典宝藏和人类文化宝库。他根据自己西行取经的见闻著述《大唐西域记》，为当时中国人了解西域和印度打开了一扇窗户，也为今人留下了珍贵的史料。他还将中国道家经典《老子》和在印度本土已经失传的《大乘起信论》翻译为梵语，回馈反哺印度，为中印古代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回顾玄奘法师的一生，他系统完整地将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思想介绍到中国，创立发展了中国汉传佛教唯识宗，使中国佛典翻译的数量和质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，促进了唐代佛教的大繁荣，为佛教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传承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他刻苦钻研的治学精神和高超的佛学造诣，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、自信和学习域外文化的卓越能力和坚韧精神；他西行取经，为我国和中亚、南亚各国、各民族之间建起了一座文化交流、友好往来的桥梁，彰显了佛教作为东亚、南亚各国、各民族文化纽带的独特作用，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了积极力量；他光大佛教、传承文化的远大理想，回报祖国、利益人民的爱国情怀，为法忘躯、普度众生的担当精神，追求真理、一丝不苟的求实精神，不畏艰险、矢志不渝的顽强意志，促进交流、敦睦友谊的光辉事迹，留下了一笔值得认真学习继承、发扬光大的宝贵精神财富。

佛教从诞生之日起，其慈悲的精神一直带给人类的，就是和平而不是战争，是和合而不是分裂，是合作而不是对抗。人类需要的是和平、和合与合作，而不是战争、分裂与对抗，这使佛教成为了国际性的宗教，成为了连接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精神纽带，也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中华民族爱好和平，追求和合，强调合作，佛教与中华文化的结合使中华民族的这种精神得到升华，又极大地丰富了佛教的内涵。

在中华文化“走出去”的今天，我们无法忘记来自佛教故乡以及沿途各地的诸多高僧大德，他们为了播撒佛教爱好和平的种子所付出的生命代价；同时也深深缅怀那些不远万里、跋山涉水、矢志不渝的求法者为取得真经，光大佛教所进行的不懈努力。这样的精神应当得到继承，这样的担当应该得到延续。

玄奘与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文化交流

王邦维

唐代的玄奘在今天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。历史上真实的玄奘，其实是对中国佛教和中国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物。

当年的玄奘，到印度求法，向西一路过去，走的就是丝绸之路。

唐贞观元年（公元627年），玄奘从中国的长安，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出发，先后经过秦州（今甘肃天水）、兰州、凉州（今武威），到达瓜州（今安西）。这一段行程，是丝绸之路的第一段。

玄奘在瓜州的北面，通过当时的玉门关，穿越莫贺延碛，到达伊吾（今新疆哈密）和高昌（今吐鲁番）。再往西行，一路经过阿耆尼（今新疆焉耆）、屈支（今库车）、跋禄迦（今阿克苏）。这一段行程，在今天中国的新疆境内，则是丝绸之路新疆段南北两道中的“北道”。

从跋禄迦往西，玄奘翻越凌山，到达了素叶水城（又称碎叶，在今吉尔吉斯北部的托克马克附近，这里也是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诞生地）。玄奘在这里见到了西突厥的叶护可汗。他由此继续向西行，经过千泉（在今吉尔吉斯北境内）和怛逻斯（今哈萨克斯坦东南的江布尔城），再折向西南。经过赭时（今乌兹别克的塔什干）、飒秣建（今乌兹别克的撒马尔罕）等国，过铁门关，到达覩货罗故地（在今阿富汗北部境内）。这一段行程，则在中亚地区丝绸之路的范围之内。

从今天阿富汗的北部往南，玄奘翻越大雪山（今兴都库什山），才最终到达北印度，也就是当时中国人所说的“西天”。这一段行程，则可以说是丝绸之路的南亚段，连接的主要是中国和印度。当然，从另外的一个方向，丝绸之路继续往西，一直通向西亚乃至地中海地区。

从北印度往东南，玄奘最后到达了中印度。中印度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（在今印度比哈尔邦），是当时印度乃至亚洲最大的佛教寺院，也是最著名的佛教学术中心。玄奘从中国出发，历尽艰辛，要去的就是这个地方。

佛教2000多年前由释迦牟尼创立于印度。公元前2世纪前后，佛教开始从印度传出，先是到了中亚地区，公元之初到了中国的中原地区。从印度和中亚地区来的佛教僧人，多数情况下是跟商人或者外交使节同行。商人与外交使节通行的道路，就是今天所讲的丝绸之路，佛教的影响大致也就沿丝绸之路而延伸。

玄奘从中国往印度去，每到一个地方，或是向当地的高僧学习，或是与当地的僧人交流切磋，提高自己佛教方面的学问。玄奘的传记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中记载了许多这样的例子：玄奘在高昌，曾经为高昌的国王和僧俗大众讲说《仁王般若经》，时间前后一个月。他到了屈支国，又与当地僧人木叉鞠多互相辩论。玄奘越往印度去，这样的例子就越多。

玄奘在那烂陀留学，可以说是求法，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的交流。玄奘在那烂陀前后十余年，跟随戒贤法师学习《瑜伽师地论》，同时还学习佛教以及佛教以外的一些经典。他学习成绩优异，最后成为那烂陀当时最精通佛教三藏的十位大德之一。那烂陀寺的客僧主僧，最多时有万人之多，玄奘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，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。

当时印度最有势力的国王，是羯若鞠闍国的戒日王。戒日王知道了玄奘从中国来，博学多才，特地约见玄奘。因为玄奘，戒日王派出了使节到中国。戒日王还为玄奘在羯若鞠闍国的都城曲女城举行大会，请玄奘作“论主”。参加大会的有印度的20多位国王、4000多位佛教僧人，以及2000多位其他教派的信徒。大会上玄奘宣读了他的论文，据说18天内没有一个人能够出来反驳。这成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。

中国的佛教，从丝绸之路传来。中国的求法僧，通过丝绸之路前往印度求法。古老的丝绸之路，曾经承载了无数佛教与文化交流的故事。历史说明，丝绸之路既是商贸之路，也是文化交流之路。过去的2000年里是这样，到了今天，是不是更应该是这样呢？

（王邦维教授为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、北京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）